

從〈永遠的尹雪艷〉看白先勇的創作思想與藝術技巧

翟貝芬

一、引言：

白先勇（1937~?），廣西桂林人，1960年創刊《現代文學》，可是他一生心血結晶，大得多發表於此，其小說創作堪為六、七十年代台灣文學的代表，作品充滿對人世的悲憫情懷，具有深刻的思想及完美的藝術性，繼承中國傳統的美學架構與西方近代的文學技巧，夏志清先生喻白先勇為當代短篇小說家中少見的奇才。

歷年來評論他作品的文章不勝枚舉，名家專論有梁實秋、夏志清、姚一葦、顏元叔、歐陽子、劉紹銘、李歐梵、葉維廉、王文興等人，評價毀譽參半。他在小說藝術美學上備受肯定，主題思想備受爭議。

名作《台北人》由十四個可合觀、亦可分看的短篇小說交織成憂患年代的人們的生活：

白先勇站在歷史的轉捩點上，寫下中國人的失落感和心靈上的創傷。把大陸以外中國知識份子精神上的痛苦，展現
在歷史和時代背景上，不僅描繪中國人漂泊的命運及其哀痛，也刻畫人類所共有的人生哀傷和內心矛盾，為中華民族個體
和集體潛意識慾望的受挫與創傷記下一筆。¹

首篇〈永遠的尹雪艷〉，不僅揭示了這個主題，也含有冷眼諷世的意念，本文藉由分析此篇小說，探討白氏的文學語
言風格、表現手法、敘事觀點與結構、小說的人事與時代意義，探討作家本身的創作思想、藝術技巧與人生關懷。

二、小說分析：

1. 點題：

「永遠」象徵不死，可見尹雪艷的特出，不與懵懂眾生為類，人如其名，「雪」代表她冷若冰霜的形象，「艷」，形容她豔麗卻脫俗的美貌，捉摸不定的神秘特質，由這個迷人炫惑的題目說出來了。

2. 人物塑造：

作為本篇的開頭，也是「台北人」開場白，尹雪艷的出場頗具震撼，無論人世如何變遷，她永遠不老，撲朔迷離的年齡，帶出主題，就是「時間」，人事變遷，帶不走她不愛施脂粉的容顏。歐陽子女士曾說過：「身為一個男人，白先勇對一般女人心理，具有深刻了解，他寫女人，遠比寫男人，更細膩、更生動。」

白先勇筆下的女子形形色色，尹雪艷雖然是交際花，但透過對她的穿著、動作姿態的描述，一個天使與魔鬼的綜合體就這樣活脫脫的躍然而現，不論四季，白色是她的主色，應對進退皆得體，八面玲瓏卻不譁眾取寵，讓男人聽了酥麻，女人聽了耳根軟的蘇州腔上海話，來去如風，飄逸自在，這樣近乎完美的女神，卻被視為煞星禍水，為冰山美人傾倒的火山孝子，一個個都成了犧牲品，進了棺材，究竟道理何在呢？白先勇在與胡菊人談話錄中提到他寫小說的程序：

多是先有人物。我覺得人物在小說裡佔非常重要的地位，人物比故事還要重要。就算有好的故事，卻沒有一個真實的人物，故事再好也沒有用。因為人物推動故事，我是先想人物，然後編故事，編故事時，我想主題。有了故事和主題，便考慮用什麼技巧，什麼表達方法最有效。²

他認為人物出場，如同京戲，一出來形象就馬上顯出來，有些人不著痕跡，有些是焦點人物，有高調低調處理之分，寫得好的出場，一出場就瞭解到他的個性，如紅樓夢裡的王熙鳳，人未見，聲先至。

作家並未濃墨重彩地為尹雪艷濃妝艷抹，但尹雪艷的迷人魅力卻是「濃得化不開」。包括她突然出現在因他而死的徐壯圖的葬禮上，突如其來中正孕育著十分強烈的藝術效果。³

尹雪艷一出場就令人驚艷，成功抓住讀者的目光，勾勒女性，用容貌以外的東西凸顯，往往令人更印象深刻。而那些配角，如具濃厚佛道色彩的吳家阿婆，沈溺在麻將桌上的先生太太們，藉由對話和與尹雪艷的互動，使人物的形象更加鮮明生動。

3. 文字語言：

顏元叔在〈白先勇的語言〉中提到他揉合文言與白話或化文言為白話的技巧，並舉本篇為例，如「天平開了頂」、「兩鬢添了霜」、「分寸」、「從容」、「輕盈」、「柳絮」、「遷異」、「均衡」融合在口語「腳下沒有紮根」，而不會覺得突兀。「難免遭忌」、「輕者家敗，重者人亡」、「壓倒群芳」、「冷豔逼人」等四字套語：

這種套語最容易與白話文分離，自我獨立，化為馬路上的鵝卵石。在白先勇的筆下，他們卻被上下文消化了，完全溶成一體。⁴

白先勇曾提到他的文字來源有兩種，中國傳統文學的陶冶和方言，中國詩詞對他在文字的節奏掌握上有極大助益，而方言、白話往往是最生活化的真實語言，如「工夫」、「打從」、「背地」、「數落」、「氣不憤」、「左不過」、「貨腰娘」、「靠山」、「相好」、「煞氣重」、「娘兒們」、「捨不得」……等，吸收群眾語言的精華，去蕪存菁，讓它們自然而然地運用在文章裡，令人體會到真正的文字之美，不一定是精雕堆砌成的，提煉文字的程度，作家本身的文學素養、駕馭文字的能力與創意，往往是決定小說語言最重要的元素。

4. 技巧筆法：

尹雪艷對她台北新公館的刻意經營，她那種征服男人和女人的高明手段，她那種「永遠不老」而又神秘莫測的風姿，乃至他在徐中圖葬禮上的突然出現，都是為了刻畫她內心被美包裹的十分嚴密的冷與刁。注意在故事的推展中刻畫人物，而不作靜態的心理描述，是白先勇人物塑造的顯著特色。⁵

永遠的尹雪艷大量運用白描手法，使外在行為化，讓讀者從人物外在行為揣摩人物的內心世界。本篇寫實與意象兼具，作者大量運用「風」的意象，與「顏色」的象徵，讓冰雪化成的精靈，通身銀白的女祭司，踏著輕盈的步伐，讓男人傾家蕩產、拋妻棄子，死心塌地的跟著她，讓女人對她恨之入骨，卻又不得求助於透著上海大千世界榮華麝香的她，髮

上那朵血紅的鬱金香巍巍顫抖，彷彿象徵慾望的蠢蠢欲動，正暗自侵蝕著那群活在過去的人們，而尹雪艷還是依舊淺淺地笑著。

尹雪艷「仍舊穿著她那一身『蟬翼紗的素白旗袍』，」象徵作用多於寫實。她是「隔江猶唱後庭花」的「商女」，時空的改變不能改變她的人生哲學，她是時代轉變下的永遠豐富的嘲諷。⁶

本篇中的排比運用也十分巧妙，例如尹雪艷的六種客人，「有些……有些……有些……，但也有……」，「不多言、不多語」，「又中聽、又熨貼」，「那麼從容、那麼輕盈」，「講不清、數不盡」，「互相廝殺、互相宰割」等……，多達三十幾個，使內容具有獨特節奏，文字彷彿跳躍了起來，使人物形容更鮮活有味。

小說運用皮裡陽秋的筆法，充滿諷刺的語調，表面不置可否，而褒貶在心，尹雪艷表面上是永遠不老、令男人心醉、女人嫉妒，骨子裡是人人唾罵的冤孽重煞，作者對她的諷刺頗為無奈，運用對話說反話，痛苦遠比直說更強烈，因為人不可能永遠不老，生死皆有命，半點不由人，永遠不老的軀體正做著自欺欺人的勾當，沒良心的她只帶走家當和僕人，悲天憫人的看著客人們互相宰割，誇張的反諷帶有喜劇式的戲謔效果，陳腔濫調的成語在喧嘩中襯出寂寞，呈現一幅活生生的社會諷刺畫。

5. 敘事觀點：

歐陽子：在白先勇的「台北人」全集中，開卷的「永遠的尹雪艷」，是最「冷」的一篇。其他各篇，雖然也都採用客觀敘述，雖然也都包含社會批評，但讀者很容易感覺出作者對故事裡人物的同情。唯獨在「永遠的尹雪艷」裡，作者像是完全把自己隔離，冷眼旁觀，採用全知敘事觀點，不探入任一角色之意識內，只限於人物外貌言行與情節發展的具體客觀之描述。⁷

在他的早期小說中，除「金大奶奶」、和「玉卿嫂」使用自知觀點外，他的作品大都採全知敘述觀點，部分採旁知敘述觀點採用何種方式，端看內容表達與人物刻畫之必要。例如「永遠的尹雪艷」、「謫仙記」、「梁父吟」、「思舊